

卷

五

妙

法

氏

何

十三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杜氏春秋集解卷之二十六



二十有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婼如晉

謝取邦師

癸丑叔鞅率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

稱行人譏

晉執使人晉人圍郊討于朝也郊周邑圍郊在夏

六月蔡侯東國卒于楚無傳未同盟秋七月

莒子庚與來奔戊辰吳敗頓胡沈蔡陳許之

師于雞父不書楚不戰也雞父楚地安豐縣南胡子髡

沈子逞滅國雖存君獲陳夏鬻大夫死生通

寄玄天王居于狄泉洛陽城內大倉西南池

水也時尹氏立王子朝尹氏周世卿也書尹氏立王子朝明非周人

復所發八月乙未地震冬公如晉至河有疾乃

傳二十三年春王正月壬寅朔二師圍郊師二

王師晉師也王師不書不以告癸卯郊鄆潰河南鞏縣西南

鄆二邑皆子朝所得丁未晉師在平陰王師在澤邑平

陰今河陰縣王使告間子朝庚戌還晉師邾人城翼

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公孫鉏

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

行城而還依山南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曰道

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遂自離姑

武城入塞其前以兵塞斷其後之木而

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蹶之遂取邾師獲鉏

弱地取邾師不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弱地書非公命邾人懇于晉晉人來討叔孫

媾如晉晉人執之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

媾言使人也嫌外內異故重發傳晉人使與邾大夫坐

坐訟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

也在禮制得會伯子男故曰當小國之君邾又夷也邾雜有東夷之風

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子服回魯大夫請使

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

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與邾使執之叔孫聞

之去衆與兵而朝示欲以身死士彌牟謂韓宣子

彌牟士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

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

時邾君在晉若亡國無所歸將益晉憂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

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聽邾衆取叔孫是為

諸侯皆得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分別叔孫士

伯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二子辭不

愬而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

欲使邾人見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

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謂別都也叔孫旦而立

期焉在待命也從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

他邑別因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焉求

辭冠為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既送作

又進二冠以與之偽若不解其意為叔孫故申豐以貨如晉

欲行貨以免叔孫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

不出留申豐不使得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

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示

愛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葺補也去

之如始至不以當去而夏四月乙酉單子取

訾劉子取牆人直人三邑屬子朝者訾六月

壬午王子朝入于尹自京入尹癸未尹圉誘

劉佗殺之佗劉蚡族敬王黨丙戌單子從阪

道劉子從尹道伐尹單子先至而敗劉子還

單子敗故己丑召伯奭南宮極以威周人戌尹二

周卿士子朝黨與召莊公庚寅單子劉子樊齊以王如劉

辟子朝出甲午王子朝入牙王城次于左巷

近東秋七月戊申鄆羅納諸莊宮鄆羅周大夫鄆勝之

子尹辛敗劉師于唐尹辛尹氏唐周地丙辰又敗諸

鄆甲子尹辛取西闔西闔周地丙寅攻蒯蒯潰南

縣西南蒯鄆是也於是敬王居狄泉尹氏立子朝莒子庚輿虐而好

劔荀鑄劔必試諸人國人患之又將叛齊烏

存帥國人以逐之烏存莒大夫庚輿將出聞烏存

執及而立於道左懼將止死及長丈二苑羊

牧之曰君過之牧之亦莒大夫烏存以力聞可矣何

必以弑君成名遂來奔齊人納郊公郊公著

子十四年奔齊吳人伐邾來楚遠越帥師令尹以疾

越攝其事及諸侯之師奔命救州來吳人禦諸鍾

離子瑕卒楚師替子瑕即令尹不起所疾也

之重主喪亡故其軍人無復氣勢吳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

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

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克勝也軍

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鬻壯而頑頓

與許蔡疾楚政楚令尹死其師燿帥賤多寵

政令不壹帥賤遠越非正也軍多寵人政令不壹於越七國同役

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師賤而不能整無大

威命楚可敗也若分師先以犯胡沈與陳必

先奔三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

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後者

敦陳整旅敦厚也吳子從之戊辰晦戰于雞父

七月二十九日違兵忌晦戰擊楚所不意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

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為三軍

以繫於後中軍從王從吳王先帥右掩餘帥左

掩餘吳王壽夢子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

擊之三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

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

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書曰胡子鬻沈

子逞滅獲陳夏鬻君臣之辭也國君社稷之主與宗廟共

尹戍曰子常必亡郢苟不能衛城無益也古

者天子守在四夷德及遠天子卑守在諸侯政

損諸侯守在四鄰鄰國為之守諸侯卑守在四竟

完裁自慎其四竟結其四援結四鄰之國為援助民狎其

野狎安習也三務成功春夏秋三時之務民無內憂而又

無外懼國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

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不獲守四竟昔梁伯溝

其公宮而民潰在僖十年民奔其上不止何待

夫正其疆場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走集邊竟之壘壁

親其民人明其伍俟使民有部伍相為候望信其鄰國

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交接之禮不僭不貪不懦不

者懦弱也耆強也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

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詩大雅無念念也聿述也義取念祖考則

述治其德以顯之無亦監乎若教蚡冒至于武文四君

皆楚先君之賢者土不過同方百里為一圻言未滿一圻慎其四

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方千里而郢是城不

亦難乎言守若定四年具入楚傳以為安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矍卒無傳

孟僖子也孟僖子也媯至自晉喜得赦歸夏五月乙未朔日

有食之秋八月大雩丁酉杞伯郁釐卒魚傳未同

盟而赴以名丁酉九月冬吳滅巢楚邑也書葬

杞平公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嚚魚中石

以甘栢公見王子朝簡公召莊公之子召伯

公其平劉子謂莢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

害同德度義度謀也言唯同心同德則能大

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言紂喪億兆

終教亡能同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武王言我

人雖少同心也此周所以興也君其務德無

患無入戊午王子朝入于鄔緘氏西南有鄔

晉士彌牟逆叔孫于箕將禮而叔孫使梁其

躔待于門内躔叔孫曰余左顧而歎乃殺之

字法
本遠
似字
誤說
見前

疑士伯來殺已故謀殺之右顧而笑乃止叔孫見士伯士

伯曰寡君以為盟主之故是以久子以謝邾

不腆敝邑之禮將致諸從者使彌牟逆吾子

叔孫受禮而歸二月媾至自晉尊晉也媾族所

以尊晉媾行人故不言罪已三月庚戌晉侯使士景伯涖

問周故涖臨也就問子朝士伯立于乾祭而

問於介衆乾祭王城北晉人乃辭王子朝不

納其使衆言子朝曲故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

慎曰將水陰勝陽故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

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過春分陽氣盛

將猥出陽不克莫將積聚也陽氣莫然不六

月壬申王子朝之師攻瑕及杏皆潰瑕杏敬

鄭伯如晉子大叔相見范獻子獻子曰若王

室何對曰老夫其國家不能恤敢及王室抑

人亦有言曰嫠不恤其緯嫠寡婦也織者常

憂而憂宗周之隕為將及焉恐禍今王室實

作秋文

惠棟云說

蠢蠢焉

擾貌

吾小國懼矣

然大國之憂也

吾儕何知焉吾子其早圖之詩曰餅之罄矣

惟壘之恥

詩小雅壘大器餅小器常稟於壘者而所受壘盡則壘為無餘故恥

之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而與宣子

圖之

宣子韓起

乃徵會於諸侯期以明年

為明年會黃父

秋八月大雩旱也

終如叔

冬十月癸酉王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

諸河上

珪自出水

陰不佞以温人南侵

不佞勃王大夫晉以

温兵助敬王南侵子朝

拘得王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

石王定而獻之

不佞獻玉

與之東訾

喜得玉故與之區鞏縣西

南訾城是也

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

略行也行吳界將侵之

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

吳不動而速之

速召

吳踵楚

躡楚而疆場無

備邑能無亡乎越大夫胥犴勞王於豫章之

汭

汭水

越公子倉歸王乘舟

歸潰

倉及壽夢

帥師從王

壽夢越大夫

王及圍陽而還

圍陽楚地

吳人

秋文云本或作王子是龍片成周

蠢

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而還鍾離不書

告敗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矣王壹動

而亡二姓之帥二姓之帥守樂如是而不及

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詩大雅厲惡階道梗病也其

王之謂乎為定四年吳入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叔孫婁如宋夏叔詣會晉

趙鞅宋樂大心衛北宮喜鄭游吉曹人邾人

滕人薛人于邾人小黃父有鸚鵡來巢此鳥穴居

不在魯界故曰秋七月上辛大雩季辛又雩

來巢非常故書九月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

州韓奔故曰孫若自孫讓而去往者陽齊侯

唁公于野井濟南祝阿縣東有野井亭齊侯

至野冬十月戊辰叔孫婁卒公不與小斂而

非無恩十有一月己亥宋公佐卒于曲棘陳留

縣城中有曲棘里十有二月齊侯取郟取

以居公也

申甲

詳

傳二十五年春叔孫婁聘于宋桐門右師見

之右師樂大居桐門語卑宋大夫而賤司城氏司城樂氏

謂其才德薄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

君子貴其身而後能及人是以有禮唯禮可

尚禮貴身改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

身也賤人人能有禮乎無禮必亡為定十年樂大心出

奔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昭子宋公享昭子賦新宮遠昭子賦車轄詩小

明日宴飲酒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故賦之

宋公使昭子右坐坐宋公右以相語相泣也

樂祁佐助宴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

皆死乎吾聞之哀樂可樂而哀而樂哀可哀而樂皆喪

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

為此冬叔孫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庶姑

與公若同母故曰公若姊生宋元夫人元夫人平生子

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聘且逆之平子入臣

季氏公若從從昭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

宋元曹氏告公公告樂祁樂祁曰與之如是

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文子武子魯君喪

政四公矣襄成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

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曰人之云亡心之

憂矣詩大雅言無魯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

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為下公夏會于黃父

謀王室也王室有子朝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簡子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納王

子趙鞅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

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

也經者道地之義也義者利民之行也行者

履惠棟未索書古文孝經實作是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

也明因地之性高下剛柔生其六氣謂陰陽風

用其五行火金木水氣為五味酸鹹辛發為五

色青黃赤白章為五聲宮商角淫則昏亂民

色黑發見也

失其性滋味聲色是故為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

為六畜馬牛羊五牲麋鹿麇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

之以奉五味為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草華藻水

草火畫火粉米若白米黼若斧黻若六采畫

之事雜用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五章以奉

五色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王色備謂之繡

集此五章以奉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

五聲解見二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

地有高下為夫婦外內以經二物夫治外婦治內各治其物為

父子兄弟姊妹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六親

和睦以事嚴父若眾星之共辰極也妻父為曰昏重昏曰媾媾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為

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在君為政在臣為事民功曰庸治功

曰力行其德教務其時要禮之本也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

類其震懼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為濕人作刑獄以象類之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

哀樂生于六氣此六者皆稟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

宜類以制六志

為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

哀有哭

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

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

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

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

和協

也簡子曰其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

天地之經緯也

經緯錯居以相成者

民之所以生也是

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

之成人夫不亦宜乎

曲直以彌其性

簡子曰鞅也請

終身守此言也

鞅能守此言故終身免於晉陽之難

宋樂大心

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

二王後為賓客

若之何使

客晉士伯曰自踐土以來

踐土在僖二十八年

宋何役

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

辟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

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

右師樂太心

士伯告

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之欲背盟

以未盟主無不祥大焉言不善也大此者為

奔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

文武之世童謠有之師已魯大夫曰鸚鵡之鵠之公

出辱之言鸚鵡來則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

饋之馬饋遺鸚鵡跕跕公在乾侯跕跕行貌徵

褰與襦褰褻鸚鵡之巢遠哉遙遙稠父喪勞宋

父以驕稠父昭公死外故喪勞鸚鵡鸚鵡往

歌來哭昭公生出童謠有是今鸚鵡來巢其

將及乎將及禍也秋書再雩旱甚也初季公鳥娶

妻於齊鮑文子生甲公鳥季公亥之公鳥死

季公亥與公思展與公鳥之臣申夜姑相其

室公亥即公若也展及季妣與饗人擅通季

過之妻秦過魯大夫妻曰公若欲使奈余不

可而扶余又訴於公甫公甫平曰展與夜姑

將要奈要劫我秦姬以告公之公之弟亦公之

石經宋本名本武作謂文公成公也陳樹華云史記注書論衡吳志高本云此詩賦注

石浮照本閣本儒音寫說文作寒

兒減琳曰遠高倍字步外漢志作搖五經文字只用消搖此二字林所加可父與傳合志對結合

賦注

誅

徵

詩

音亦

與公甫告平子平子拘展於下而執夜姑將

殺之公若泣而哀之曰殺是是殺余也將為

之請平子使豎勿內日中不復請有司逆命

執夜姑之有司欲公之使速殺之故公若怨

平子季郤之雞鬪季平子解昭伯二季氏介

其雞搗芥子播其羽也或曰郤氏為之金距

平子怒怒其不益宮於郤氏侵郤氏室且讓

之讓責故郤昭伯亦怨平子臧昭伯之從弟

會昭伯臧為讒於臧氏而逃於季氏臧氏執

旃平子怒拘臧氏老將禘於襄公萬者二人

其眾萬於季氏禘祭也萬舞也於臧孫曰此

之謂不能庸先君之廟不能用禮也蓋大夫

遂怨平子公若獻弓於公為公為昭公且與

之出射於外而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賁

果賁皆公為弟公果公賁使侍人僚袒告公公寢將

以戈擊之乃走公曰執之亦無命也獨言執

九教文云介又

忌棟云吳
當作八傳文
誤也沈彤亦云
當作八字

平子人

命懼而不死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

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曰非小人之所及

也謂僚相公果自言公以告臧孫臧孫以難

言難告郈孫郈孫以可勸告子家懿伯子家

公之懿伯曰讒人以君徼幸事若不克君受

其名受惡不可為也舍民數世以求克事不

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之退使辭

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洩臣不獲死乃館於公

忍受洩命之罪故叔孫昭子如闞闞魯公居

於長府官府九月戊戌伐季氏殺公之于門

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

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

許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城待罪請囚

于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子家子曰君其

許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隱約為

之徒者眾矣日入屢作弗可知也隱姦惡也

將起叛君助季氏不可知衆怒不可蓄也季氏蓄而弗治

將蘊積也蘊蓄民將生心生心同求將合與

氏同求君必悔之弗聽邠孫曰必殺之公使叛君者

邠孫逆孟懿子懿子仲叔孫氏之司馬鞞戾

言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衆疑又曰我家臣

也不敢知國凡有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

無季氏是無叔孫氏也駸戾曰然則救諸帥

徒以往陷西北隅而入陷也公徒釋甲執冰

而踞言無戰心也冰積丸蓋或云遂逐之逐

徒孟氏孟懿子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

旌以告孟氏執邠昭伯殺之于南門之西遂

伐公徒子家子曰諸臣偽劫君者而負罪以

出君止使若非君本意者意如之事君也不

敢不改意如季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墓

謀辭先君且遂行己亥公孫于齊次于陽州

齊侯將唁公于平陰公先至于野并齊侯曰

寡人之罪也使有司待于平陰為近故也齊侯

自咎本不教有司遠詣陽州而欲近會下平陰故令魯侯過共先至野井遠見迎逆自咎

以謝書曰公孫于齊次于陽州齊侯唁公于

野井禮也將求於人則先下之禮之善物也

物事也謂先往至野井齊侯曰自莒疆以西請致千社

二十五家為社千社二萬五千家欲以給公以待君命待君伐季氏之命

寡人將帥敝賦以從執事唯命是聽君之憂

寡人之憂也公喜子家子曰天祿不舟天若

朕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社為

臣誰與之立臣為齊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

弗從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戮力壹心

好惡同之信罪之有無信明也處者有罪從者無罪繼繼

從公無通外內離散以公命示子家子子

家子曰如此吾不可以盟羈也不佞不能與

二三子同心而以為皆有罪從者陷君留者逐君皆有罪也

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去君偽負罪出奔不必繼繼從公二

三子好亡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

大焉通外內而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

何守焉乃不與盟守何必昭子自闕歸見平子

平子誓顙曰子若我何昭子曰人誰不死子

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將若子何

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

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

館者執之恐從者知公與昭子言於幄內曰

將安眾而納公昭子請公徒將殺昭子伏諸

道伏兵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鑄歸所伏平

子有異志不欲復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

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恥為平子所欺左師

展將以公乘馬而歸公徒執之展魯大夫欲

壬申尹文公涉于鞏焚東訾弗克文公朝

涉洛水也東十一月宋元公將為公故如晉

請納夢大子欒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而相

之平公元且名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

父兄父兄謂以為二三子愛寡人之罪也若

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沒唯是是依說褊拊所以

籍幹者也請無及先君欲自仲

樂對曰君若以社稷之故私降私降晚宴群臣弗

敢知昵近也降晚宴謂損若夫宋國之法死

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羣臣以死守之弗敢失

隊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

辱言君命必不行祗適也宋公遂行已亥卒于曲棘為

年梁丘據十二月庚辰齊侯圍鄆欲取以居

鄆人自服不成圍初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僂

句僂句龜所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臧氏

老將如晉問問昭伯會請往代家昭伯問家

故盡對也故事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內子

昭伯妻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

如初對又不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

石經作祗

之逸奔郤郤魴假使為賈正焉郤在東平無

假郤邑大夫買正掌貨計於季氏送計薄臧物使有常價若市吏

氏使五人以戈楯伏諸桐汝之間桐汝會出

逐之及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

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相惡及

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臧氏後會曰儻句不

余欺也傳言卜筮之楚子使遠射城州屈復

茄人焉遷復茄人城丘皇遷訾人焉移訾人

使熊相謀郭巢季然郭卷使二大夫為巢卷

其土民必憂憂將及王弗能久矣為明年楚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三月而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鄆夏公園成成孟氏邑

帥賤衆少重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子杞伯盟于

鄆陵鄆陵地關公至自會居于鄆無九月庚申楚

子居率未同盟而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言

平生平子昭王彭立

五十二

二十

天下

王入在子朝奔後經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

朝奔楚召伯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族奔非

乃告諸侯

傳二十六年王春正月庚申齊侯取鄆前年已取

鄆至是乃發傳葬宋元公如先君禮也善宋人違

命以禮二月公至自齊處于鄆言魯地也入魯竟故

外故書地夏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

從女賈豐賈二人皆李氏家臣以幣錦二兩二丈為一端

所謂匹也縛一如瑱瑱充耳縛卷也急卷適

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齧齧子猶家臣能貨子

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言若能為我行貨於子猶當為請使得為

高氏後又當致粟五千高齧以錦示子猶子

猶欲之齧曰魯人買之百兩一布以道之不

通先入幣財言魯人買此甚多布子猶受之

言於齊侯曰群臣不盡力于魯君者非不能

事君也發行其說故先示然據有異焉異猶怪也

宋元君為魯君如晉率於曲棘叔孫昭子求

納其君無疾而死不知天之弃魯邪抑魯君

有罪於鬼神故及此也君若待于曲棘使羣

臣從魯君以下焉卜知可若可師有濟也君

而繼之茲無敵矣若其無成君無辱焉齊侯

從之使公子鉏帥師從公鉏齊大夫成大夫公孫

朝謂平子曰有都以衛國也請我受師許之

以成邑請納質疑弗許曰信女足矣告於

齊師曰孟氏魯之漱室也也用成已甚弗

能忍也請息肩于齊公孫朝諫齊師言齊師

圍成成人伐齊師之飲馬于淄者曰將以厭

衆以厭衆心不欲使知已降也淄魯成備而

後告曰不勝衆告齊言衆不欲師及齊師戰

于炊鼻季氏師距公非公命齊子淵捷從洩

聲子聲子魯大夫射之中楯瓦瓦指繇胸汰輶也

入者三寸入楯瓦也矢激也矢激也聲子射

借字

洩款文

借字

其馬斬鞅殪也殪死改駕人以為駮戾也而助

之人魯人也駮戾子車曰齊人也子車即將

擊子車子車射之殪其御曰又之又欲使子

車曰衆可懼也而不可怒也子囊帶從野洩

叱之囊帶齊大夫洩曰軍無私怒報乃私也

將亢子欲以公戰禦之又叱之子囊復亦叱

之野洩亦叱也言齊井豎射陳武子中手井豎

李氏失弓而罵武子以告平子曰有君子白

哲鬚眉甚白平子曰必子疆也無乃亢諸

子疆武子對曰謂之君子何敢亢之偽言不敢

林雍羞為頽鳴右下皆魯人羞為苑何忌取

其耳何屈齊大夫不欲救頽鳴去之其右見

去苑子之御曰視下顧復欲使苑苑子荆林

雍斷其足鑿向乘於他車以歸鑿一類鳴三

入齊師呼曰林雍乘言魯人皆致力於四

月單子如晉告急五月戊午劉人敗王城之

云本又作鬚
祭作須正字

凡惠棟云說文
輕全金也
心傳與之誤正
義失矣又按
足部无輕字

師于尸氏劉人劉蚡之屬王城于朝之戊辰

王城人劉人戰于施谷施谷周切秋盟

于鄆陵謀納公也齊侯謀七月己巳劉子以王

出師敗懼庚午次于渠渠周地王城人焚劉曉

子丙子王宿于褚氏洛陽縣南有褚氏亭丁丑王次于

崔谷庚辰王入于胥靡辛巳王次于滑崔谷胥靡

滑皆周地胥靡晉知躒趙鞅帥師納王使女寬

守闕塞女寬晉大夫闕塞洛陽西九月楚平

王卒令尹子常欲立子西子西甲王曰大乎

壬弱其毋非適也壬昭王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

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

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言王

聘之是章君王之惡國有外援不可瀆也外援秦也王

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不立王秦將來

亂嗣不祥我受其名受惡名賂吾以天下吾滋

不從也滋益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

陳注云止曰大乎

經注云止曰大乎

仍作軫

立昭王冬十月丙申王起師于滑起發也辛丑

在郊郊子朝邑遂次于尸十一月辛酉晉師克鞏

知驪趙鞅之師召伯盈逐王子朝伯盈本黨子朝晉師克鞏知子朝不

成更逐之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尹氏

固南宮囂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尹召二族皆奔故稱氏重

見尹固名者為後還見殺陰忌奔莒以叛陰忌子朝召伯

逆王于尸及劉子單子盟召伯新還故盟遂軍圍澤

次于隄上圍澤隄上皆周地癸酉王入于成周成周今洛

陽甲戌盟于襄宮襄王之廟晉師使成公般戍周

丙還般晉大夫十二月癸未王入于莊宮莊宮在王城

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昔武王克殷成王靖

四方康王息民竝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

無專享文武之功不取專故建母弟且為後人之迷

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

愆于厥身夷王厲王父也愆惡疾也諸侯莫不並走其望

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

王于彘不忍害王也厲王之諸侯釋位以間

王政間猶與也去其位宣王而有志後效官宣王

厲王子彘彘之亂宣王尚少至于幽王天不弔

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幽王宣王子若携王

姦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郊郕携王幽王少子

伯服也王嗣宜白也幽王后申姜生太子宜

奔申伯與鄆及西戎伐周戰于戲幽王死

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

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辟難越去

王都惠王平王六世孫頹惠王庶叔也莊十

襄王弟值二十四年則有晉鄭咸黜不端黜去

也晉文殺叔帶鄭厲殺子以綏定王家則是

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在定王六年秦人

降妖定王襄王孫定王曰周其有頹王亦克

能脩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二世謂王室

其有間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間王位

也今子朝以為王靈受亂災謂楚也今子朝以為靈至于靈王生而有

顛靈王定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靈王景王

克終其世景王靈王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劉狄亂

天下壹行不若單旗魯公也劉狄謂先王何

常之有言先王無常法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

羣不弔之人弔至也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

規求無度貫瀆鬼神貫習也瀆易也慢弃刑法倍奸

齊盟傲狠威儀矯誣先王晉為不道是攝是

贊攝持也贊佐也先王謂景王思肆其罔極肆放也茲不穀

震盪播越鼠在荆蠻茲此也此不穀于朝自謂未有攸底

攸至也若我一二兄弟甥舅攸所也順天法無助

狡獪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救圖不穀其救

憂而圖其難則所願也敢盡布其腹心及先王之

經而諸侯實深圖之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

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此所謂先王之經

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后及太子

壽早天即世在十年單劉贊私立少以間先王

間錯先王之制亦唯伯仲叔季圖之伯仲叔季閔馬

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于景

之命遠晉之大以專其志無禮甚矣文辭何

為傳終王齊有彗星出齊之分野齊侯使禳

之祭以禳晏子曰無益也祇取誣焉誣欺天

道不諂諂疑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且天之

有彗也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禳焉若德

之穢禳之何損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

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詩大雅翼

翼共也聿惟也回違也言文王德不違天人故四方之國歸往之君無違德

方國將至何患於彗詩曰我無所監夏后及

商用亂之故民率流亡逸詩也言追監夏商之亡皆以亂故若

德回亂民將流亡祝史之為無能補也公說

乃止齊侯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義哉室

其誰有此乎景公自知德不能久有國故歎也晏子曰敢問

引作

不聞

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

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釜

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謂以公量收其施之民也

厚謂以私量貨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

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小雅義取雖無大德要有喜

說之心欲歌舞之式用也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若

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

是可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

及國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守常士不濫

不失官不殆消慢也大夫不收公利不作福公曰

善哉我不能矣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與天地並有

地則禮義興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

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

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箴諫也兄愛而友弟敬

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從不專婦

聽而婉婉順也禮之善物也公曰善哉寡人全

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所稟於天地

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也稟受也

春秋經傳集解昭六第二十五

文政十二年己丑歲六月五日 校對了 鹽田屯捕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杜氏 盡三十二年

經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行公至自齊居

于鄆夏四月吳弒其君僚僚亟戰民罷又伐楚喪故光乘間而

動抽國以楚殺其大夫卻宛無極楚之讒人

故書名罪宛秋晉士鞅宋樂祁黎衛北宮

喜曹人邾人滕人會于扈冬十月曹伯午卒

而赴無傳未同盟邾快來奔無傳快邾命公如齊

自鄆公至自齊居于鄆無傳

二十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處于鄆言

在外也在外邑吳子欲因楚喪而伐之前年楚平

王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子皆

弟潛楚邑在廬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季

本封延陵後復封遂聘于晉以觀諸侯觀彊

楚秀尹然工尹麋帥師救潛二尹楚官左司

馬沈尹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都

子在鄆邑之士有復除者王馬之屬與吳師遇

于窮令尹子當以舟師及沙汭而還沙水左

尹卻宛工尹燾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楚

彊故吳不吳公子光曰此時也弗可失也發

其師從在外國告鱣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

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光吳王諸樊子

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至謂鱣設諸曰

王可弒也母老子弱是無若我何猶言伐無

以老弱託光光曰我爾身也言我身猶爾身夏四月光伏

甲於掘室而享王掘地為室王使甲坐於道及其

門坐道邊問階戶席皆王親也夾之以鉞羞

者獻體改服於門外羞進食也執羞者坐行

而入坐行執鉞者夾承之承執及體以相授

也鉞及進羞者體先偽足疾入于掘室思難

黨殺已鮒設諸實劍於魚中以進抽劍

刺王鉞交於胸交鮒遂弑王闔廬以其子為

卿闔廬光也以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

人無廢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

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

從之先人之道也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

復命哭墓復使命復位而

待待本位吳公子掩餘奔徐公子燭庸奔鍾

吾鍾吾楚師聞吳亂而還言聞吳亂明卻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以直事君和接類馮將師為右

領右領官名與費無極比而惡之惡郤宛今尹子常

賄而信讒無極譖郤宛焉謂子常曰子惡欲

飲子酒子惡郤宛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

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

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酬報無極

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擇取以進子常取五

甲五兵曰寘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

之日無極辭及饗日帷諸門左張帷陳甲無極謂

令尹曰吾幾禍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

矣子必無往且此役也此春救潛之沒具可以得志

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羣帥使退其師曰乘

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

使視郤氏則有甲焉不往召馱將師而告之

告子惡門有甲其將善已將師退遂令攻郤氏旦下藝之燒

也也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藝令曰不藝

郤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棗行

古武復李巡
云編管第覆
全曰古

焉編管也國人投之遂弗斃也今尹炮

之炮潘盡滅郤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

完及佗令終陽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楚大夫皆郤氏

黨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郤氏費氏自以為王

專禍楚國弱寡王室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

蒙欺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令尹病之為

殺無極秋會于扈令戍周且謀納公也宋衛

皆利納公固請之范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

城子梁與北宮貞子子梁朱樂祁也曰季孫

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乎不獲

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復猶休公徒之怒休息

而啓叔孫氏之心不然豈其伐人而說甲執

冰以游叔孫氏懼禍之濫而自同於季氏天

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

民淮夷與之淮夷魯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

援公雖在齊言有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

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宣用事君如

在國書公行告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

也而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圍魯

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

以難納孟懿子陽虎伐鄆陽虎季氏家臣鄆

人將戰子家子曰天命不惰久矣惰疑也言

使君亡者必此眾也言君據鄆眾以天既禍

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

嗚呼為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

如晉公徙敗于且知且知近楚郤宛之難國

言未已進胙者莫不謗令尹進胙國中祭沈

尹戍言於子常曰夫左尹與中廩尹莫知其

罪而子殺之以興謗譴至于今不已左尹郤

成也成也感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

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

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在十年出

蔡侯朱在二十一年喪大子建殺連尹奢在二十二年屏

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共儉

有過成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邇近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三不辜齊陽氏首

陳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焉用之夫鄢將師

矯子之命以滅三族三族國之良也而不愆

位在位無愆過吳新有君光新立也彊場日駭楚國若

木

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

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敢

不良圖九月己未子常殺費無極與鄢將師

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冬公如齊齊

侯請饗之設饗禮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

何饗焉其飲酒也乃飲酒使宰獻而請安比公

於大夫也禮君不敵臣宴大夫使宰為主子

仲之子曰重為齊侯夫人曰請使重見子仲

子愬也十二年謀逐季氏不能而奔齊
今行飲酒禮而欲使重見從宴嫁也
子家

子乃以君出齊人十二月晉籍秦致諸侯之

戍于周魯人辭以難經所以不書戍周籍秦籍蒞子

經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無傳六月而葬

緩公如晉次于乾侯乾侯在魏郡介丘縣晉竟內邑夏四月

丙戌鄭伯寧卒無傳未同盟六月葬鄭定公

無傳三月而葬速秋七月癸巳滕子寧卒無傳未同盟而赴以

名冬葬滕悼公無傳

傳二十八年春公如晉將如乾侯齊侯卑公故敵冒

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

造於竟發使次於竟以待命弗聽使請逆於晉晉人曰

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

寡人一个單使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言自齊

逆使公履于竟而後逆之竟著乾侯也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

見晉祁勝與鄔臧通室二子祁盈家臣也通室易妻祁盈

將執之盈祁午之子訪於司馬叔游叔游司馬叔侯之子叔

△祁邑支及字林云
大原縣上尸及
即有焉及

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蕃有徒鄭書古

言害正直者實多徒衆無道立矣子懼不免言世亂詩

曰民之多辟無自立辟詩大雅姑已若何姑且

也止盈曰祁氏私有討國何有焉言討家臣遂

執之祁勝賂荀躒荀躒為之言於晉侯晉侯

執祁盈以其專殺祁盈之臣曰鈞將皆死鈞同愁

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為快愁發語乃

殺之夏六月晉殺祁盈及楊食我揚叔向邑

子伯也食我祁盈之黨也而助亂故殺之遂滅

祁氏羊舌氏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夏姬

也其母欲娶其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

懲舅氏矣言父多妾媵而庶子鮮少嫌母氏性不曠其母曰子靈

之妻殺三夫子靈巫臣妻夏姬也三夫陳御

死一君陳靈公一子夏徵舒而亡一國陳也兩鄉矣

孔寧儀行父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羨必有甚惡是

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妹也子貉鄭子

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

是夏姬也鍾聚也子貉死在宣

四將必以是大有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黥黑

漢書古

仍作仍音仍仍文云黥也說文作人又作髮云稠髮也而甚美光可以鑑

髮膚光色

曰玄妻以髮樂正后夔取之夔舜典樂生伯

封實有豕心貪恡無饜忿類無期謂之封豕

類戾也有窮后羿滅之夔是以不祀羿篡夏

且三代之亡共子之廢皆是物也夏以妹善

周以褒姒三代所由亡也女何以為哉夫有

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尤異也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生子容之母走謁諸姑子容母叔向嫂伯

長叔姒生男兄弟之妻姑視之及堂聞其聲

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

羊舌氏矣遂弗視秋晉韓宣子卒魏獻子為

政獸子分祁氏之田以為七縣七縣祁平

馬首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陽揚氏司馬

平司馬

彌牟為鄆大夫鄆大原賈辛為祁大夫祁大原司

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戊魏舒

知徐吾為塗水大夫徐吾知盈係

次韓固為馬首大夫固韓孟丙為孟大夫孟丙為孟大夫

孟樂霄為銅鞮大夫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

夫僚安為楊氏大夫平陽楊謂

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二十二年辛烏

故舉之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

失職能守業者也卿之庶子其四人者皆受

縣而後見於魏子以賢舉也四人司馬彌牟

也受縣而後見言采魏子謂成鱄鱄晉吾與

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

入也遠不忘君遠疏近不偏同不偏居利思

義不苟在約思純無盭有守心而無淫行雖

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光

也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

業

本師作鄆初刻鄆後改鄆非也水經注晉大夫司馬烏為馬首大夫之鄆

鄆大原

魏舒

盈係

孟丙為孟大夫

鞮大夫

平陽楊

二十二年辛烏

卿之庶子

四人司馬彌牟

鱄晉

不偏

無盭

遠疏

遠不忘君

在約思純

有守心而無淫行

與之縣不亦可乎

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

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

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

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國克順克

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詩大雅美文王能王大心能制義曰度帝度其心

德正應和曰莫莫然清靜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

私曰類施而無私物得其所無失類也教誨不倦曰長教誨長人

道之賞慶刑威曰君作威作福君之職也慈和徧服曰順

下徧服昨順故天擇善而從之曰比比方善事使推從也經緯

天地曰文經緯相錯故織成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九德

上九曰也皆無愆故襲天祿子孫賴之襲受過則動無悔吝也

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舉魏戊等勤施無私

也其四人者擇善而從故曰近文德所及遠也賈辛將適其縣見於

魏子魏子曰辛來晉叔向適鄭駸蕙惡惡貌醜

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從隨也隨使人應斂俎豆者而

往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將飲酒聞之曰

必黻明也

素聞其賢故聞其言而知之

下執其手以上曰

昔賈大夫惡

賈國之大夫惡亦醜也

娶妻而美三年不

言不笑御以如臯

為妻御之臯澤

射雉獲之其妻始

笑而言賈大夫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

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賜

顏貌不揚顯

子若

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

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

因賞辛有

功而後舉之言人不可無能

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

隨損也

仲尼聞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

謂舉

魏遠不失舉

以賢

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

也以為忠

先賞王室之功故為忠

詩曰永言配命自求

多福忠也

詩大雅永長也言能長配天命致多福者唯忠

魏子之舉

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

人有獄魏戍不能斷以獄上

子魏

其大宗賂

以女樂

訟者之大宗

魏子將受之魏戍謂閻沒女

寬

二人魏子之屬大夫

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

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

庭魏子朝君退而待於魏子之庭饋入召之召二大夫食比置三

歎既食使坐更命之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諍

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

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或他人也饋

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

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魏子中軍帥及故謂之將軍

饋之畢願以小人之心屬厭而

已屬足也言小人之腹餽猶知厭足君子之心亦宜然獻子辭梗陽人

傳言魏氏所以與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鄆以乾侯致

不得見齊侯使高張來唁公唁公至晉不見

公如晉次于乾侯復不見夏四月庚子叔

詣卒無傳秋七月冬十月鄆潰日潰潰散叛公

二十九年春公至自乾侯處于鄆齊侯使

高張來唁公稱主君比公於大夫子家子曰齊卑

五... 子四

君矣君祗辱焉

言往事齊公如乾侯

公如乾侯

為齊所甲故復

適晉與見恤

三月巳卯京師殺召伯盈尹氏固及

原伯魯之子

原伯魯之子

皆子朝黨也稱伯魯子終不說學

尹固之復也

二十六年尹固與子朝俱奔楚而道還

有婦人遇之周郊尤之

曰處則勸人為禍行則數日而反是夫也其

過三歲乎夏五月庚寅王子趙車入于鄆以

叛陰不佞敗之

趙車子朝之餘也見王殺伯盈等故叛鄆周邑

平子

每歲賈馬

賈買也

吳從者之衣履而歸之于乾

侯公執歸馬者賣之

賣其馬

乃不歸馬衛侯來

獻其乘馬曰啓服

啓服馬名

塹而死

隋塹死也

公將為

之櫛

為作棺也

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

以帷裹之

禮曰敬帷不弄為埋馬也

公賜公衍羔裘使獻

龍輔於齊侯

龍輔玉名

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

穀

陽穀齊邑

公衍公為之生也其母偕出

出之產舍

衍先生公為之母曰相與偕出請相與偕告

留父對母使三日公為生其母先以告公為

待已共白公

為兄公私喜於陽穀而思於魯曰務人為此

禍也務人公為也始與且後生而為兄其誣

也久矣乃黜之而以公衍為大子秋龍見于

絳郊絳國都魏獻子問於蔡墨蔡墨晉大史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

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言龍無知乃古者

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豢御獻子曰

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

對曰昔有颺叔安颺古國也叔安其君名有裔子曰董

父裔遠也玄孫之後為裔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

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

之姓曰董擾順也氏曰豢龍豢龍官名官有封世功則以官氏封

諸駸川駸夷氏其後也駸水上夷皆董姓故帝舜氏

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孔甲少康之後九世

能順於天君也其德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合為各有

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

為也禮為也馬相也音偶也

豢御養馬故給御

既表其後有劉累陶唐堯所治地學擾龍于豢龍氏

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

夏后惠棟云史記夏本紀更年受周禮中車云時受請姓于春云受當為以更豕韋之後更代也以劉累代彭姓

其國為豕韋氏在襄二十四年復承龍一雌死

潛醢以食夏后潛藏也燕以為夏后饗之既

而使求之求致龍也懼而遷于魯縣不能致龍故

范氏其後也晉范獻子曰今何

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循其方方法

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職有罪失官不

食不食官宿其業宿猶安也其物乃至設水官循

若泯弃之物乃坻伏坻泯滅也鬱湮不育鬱滯也

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

姓封為上公爵上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

是奉五官之君長能脩其業者死皆配木正

曰句芒止官長也取木生句曲火正曰祝融

金正曰蓐收秋物摧蓐而可水正

也

伏石經宋本不誤

曰玄冥

水陰而物冥其

土正曰后土

土為群

則祀中雷在野則為社

龍水物也水官弃

矣故龍不生得也

不然周易有之

言若不爾周易

無綠有龍

在乾

乾下乾

之始

巽下乾上

始乾初九

變

曰潜龍勿用

乾初九

其同人

離下乾

上同人

乾九二變

曰見龍在田

乾九二

其大有

離上

大有乾九五變

曰飛龍在天

乾九五

其夬

乾下

夬乾上九變

曰亢龍有悔

乾上九

其坤

坤下

坤乾六爻皆變

曰見群龍無首吉

乾用九

坤之剝

艮上剝坤上六變

曰龍戰于野

坤上六

若不朝夕見

誰能物之

物謂上六卦所稱龍各不同也今說易者皆以龍喻陽氣如史墨之

言則為皆

戲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

問五官之誰

對曰少皞氏有四叔

少皞金天氏

曰重

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

能治其官

使重為

句芒

木正

該為蓐收

正金

脩及熙為玄冥

二子相代為水

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正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

窮桑少皞之號

也四子能治其官使不失職濟成少皞
之功死皆為民所祀窮桑地在魯北
顓頊

氏有子曰黎為祝融黎為火正共工氏有子曰句

龍為后土共工在大皞後神農前以水名官者其子句龍能平水土故死而見

祀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方蒼社稷故稷田

正也掌播殖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烈山氏神農也

諸侯自夏以上祀之祀周弃亦為稷祖能播百

穀湯既勝夏廢自商以來祀之之傳言祭墨冬

晉趙鞅荀寅帥師城汝濱趙鞅趙武孫也荀寅中行荀吳之子

汝濱晉所取陸渾地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今晉國各

出功力共鼓石為鐵計令一鼓而足內軍役而為之故言遂著范宣子所

為刑書焉仲尼曰晉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晉

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卿大

夫以序守之序位也民是以能尊其貴貴是以

能守其業貴賤不愆所謂度也文公是以作

執秩之官為被廬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蒐被廬脩唐叔之法

以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

何以尊貴弁禮微書貴何業之守民不率上

貴賤無序何以為國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

也晉國之亂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蒐之法也夷蒐在文六年一蒐

而三易中軍帥貫季箕鄭若之何以為法蔡

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宣

為下鄉而干上今擅作刑器以為國法是法

姦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書中既廢矣今復興

之是成其及趙氏趙孟與焉然不得已若德

可以免鑄刑鼎本非趙欬意不得已而從之若能脩德可以免禍為定十三年荀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未同盟而秋八月葬晉

頃公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

奔楚徐子稱名以名告也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不先書鄆與

乾侯微明也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十九年

乾侯微過也

岳本羽作焉從傳文也

公在乾侯而經不釋朝正之禮者所以非責
公之妾且明過謬猶可掩故不顯書其所在
使若在國然自是鄆人潰叛齊晉甲公子家
忠謀終不能用於外由奔之非復過誤所當掩

塞故每歲夏六月晉頃公卒秋八月葬鄭游
書公所在

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

之喪于西弔子蟠送葬在襄十五年今吾子無貳

何故弔葬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

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其其時命時隨

共所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

共其職責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豈忘共命言不

敢忘共命以新備御者多子及辨之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

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

卿晉之喪事故邑之間先君有所助執紼矣

紼輓也禮送葬必執紼若其不聞雖士大夫有所不獲

數矣不得如先王禮數大國之惠亦慶其加慶善也謂善具

君自而不討其逆明底其情底致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靈王之喪在襄十九年我先君簡公在

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

少年少也

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

盍何

也不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

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夫圖

之晉人不能詰傳言大吳子使徐人執掩餘

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十七年奔故二公子奔楚楚子

大封而定其徒大封與土田定其所徙之居使監馬尹大

心逆吳公子使居養一子奔楚楚使逆之於竟也養即所有之邑

莠尹然左司馬沉尹戍城之城取於城父與

胡田以與之胡田故胡子之也將以害吳也子西諫

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

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猶懼其

至柔服謂不與吳構怨吾又疆其讎以重怒之無乃不

可乎讎謂二公子吳周之胄裔也而奔在海濱不

與姬通今而始大比于諸華光又甚文將自

同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

敬

五十一

二十一

吾好云

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亦

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言其事行可知不久我盍

姑億吾鬼神億安也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善惡

之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王弗聽吳子怒

冬十二月吳子執鐘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防壅山水已卯滅徐徐子章禹斷其髮

自刑攜其夫人以逆吳子吳子唁而送之使

其邇臣從之遂奔楚邇近也楚沈尹戌帥師救

徐弗及遂城夷使徐子處之夷城也吳子間於

伍員曰初而言伐楚在二年余知其可也而恐

其使余往也又惡人之有余之功也今余將

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

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肆焉肆猶勞也一師至彼必

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敝罷敝於道亟

肆以罷之亟數也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

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為定四年
吳入楚傳

庚寅

經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敵歷地晉夏四月丁巳薛伯

穀卒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將使

意如迎公故秋葬薛獻公無傳冬黑肱以濫來陳樹華云薛國主心濫作濫非也而可為荀躒來唁

奔黑肱邾大夫濫東海昌十有二月辛亥朔

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也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晉侯將以師

納公范獻子曰若名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

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

曰子必來我受其無咎言我為子受無咎之任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君使歸謂吾

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

季孫練冠麻衣跣行示憂伏而對曰事君臣

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言願事君君不肯還不敢辟罪君若

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唯

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季氏而賜之死雖賜以死

不絕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

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君皆謂

蓋季孫深言罪已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

侯知伯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

終身慙乎公曰諾眾曰在一言矣君必逐之

言晉既憂君君一荀歸以晉侯之命唁公且

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

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惠顧先君之好施及亡

人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

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夫人謂季孫也言

禍明如何荀躒掩耳而走怪公所言曰寡君

其罪之恐敢與知魯國之難言恐獲不納君

入何敢臣請復於寡君退而謂季孫君怒未

怠子始歸祭君事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眾從者脇公

不得歸傳言君弱不薛伯穀率同盟故書謂

卒也入春秋來薛始書名故發傳經在荀躒公上傳在下者欲魯事相次秋吳

人侵楚伐夷侵潛六邑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

潛吳師還楚師遷潛於南岡而還吳師圍弦

左同馬戌右司馬稽帥師救弦及豫章左司馬沈

尹吳帥還始用子晉之謀也謀在冬邾黑肱

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君

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夫有所有

名而不如苴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以地

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弗可滅

已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為利回

回正不為義疚疚病也見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蓋而名章懲不義也齊豹為衛司寇守嗣

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其書為盜求名而

二十年豹殺衛侯兄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

欲求不畏疆禦之名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

在五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

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唯取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

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

若艱難其身身為艱難以險危大人

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

若竊邑叛君以徹大利而無名

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是

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

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故曰

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婉而辨辭婉而上

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善

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十二月辛

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羸而

轉以歌轉也且占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

日食何也簡子夢適與日食會對曰六年及

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史墨知夢非

擇日食之各入郢必以庚辰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日以庚辰

辰定四年十一月辰尾龍尾也周日月在辰尾十二月今之十

於辰尾而食月日月合朔庚午之日始有謫火勝金故

弗克謫變氣也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日雖食在辛亥更以始變為占

出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唯吳故知入郢必

吳火勝金者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無

公別居乾侯遣人誘夏吳伐越秋七月冬仲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

申鄭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

周世叔申世叔儀孫也國參子產之子十有

二月己未公薨于執侯十五

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言不能外

內又不能用其人也其人謂子家羈也言公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存亡之數

不過三紀歲星周二十六歲故曰不及四
十年哀二十二年越滅吳至此三十八歲

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此年歲在星紀

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秋八月王使富辛與

石張如晉請城成周子朝之亂其餘黨多在

周成周狹小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俾我兄弟

竝有亂心以為伯父憂俾使也兄弟謂子我

一二親昵甥舅不皇啓處於今十年謂二十

師圍郊勤戍五年謂二十八年晉籍秦余一

人無日忘之念諸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

以待時閔閔憂貌上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

伯父若肆大惠復二文之業弛周室之憂肆

放也二文謂文侯仇文徵文武之福以固盟

至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昔成王合

諸侯城成周以為東都崇文德焉作成周遷

京師之東都所令我欲徵福假靈于成王脩

成周之城俾戍人無勤諸侯用寧整賊遠屣

晉之力也啓賊謂其委諸伯父使伯父實重

圖之俾我一人無微怨於百姓也微召而伯父

有榮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靈以為大功范獻子謂

魏獻子曰與其成周不如城之天子實云云

罷戍雖有後事晉勿與知可也從王命以紓

諸侯晉國無憂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獻

子曰善使伯音對伯音韓不信曰天子有命敢不

奉承以奔告於諸侯遲速衰序衰差也序次也於是

焉在在周命冬十一月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尋盟且令城成周尋

丘魏子南面居君衛彪僂曰魏子必有大咎

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彪僂衛大夫詩曰敬天

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詩大雅成王者

言當敬畏天之譴怒不可遊况敢于位以作

大事乎已丑士彌牟營成周計文數計所當

數揣高卑度高日揣度厚薄度深物土方

議遠邇物目也相取土之宜量事期知事幾計

徒庸知用幾慮材用知費幾書餼糧知用幾

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付所當書以授帥

帥諸侯而効諸劉子也効致韓簡子臨之以為

成命臨履其事以命諸侯十二有公疾徧賜

大夫從公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琥王一

環一璧輕服細好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已未

公薨子家子反賜於府人曰吾不敢違君命

也大夫皆反其賜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

所也不薨路寢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

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

或罪也對曰物生有兩有三有五有陪貳故

天有三辰謂有三地有五行謂有五體有左右謂有

各有妃耦謂陪貳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貳

也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

不亦宜乎魯君世從其失季氏世脩其勤民

三十一

忘君矣。雖死於外，其誰矜之？社稷無常奉。

無常，人言。唯德也。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史墨跡古，今以實言。

故詩曰：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詩小雅言高，三下有變易。

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三后，虞夏商。在易卦

雷乘乾曰大壯。乾下震上，大壯震在天，故曰雷乘乾。

之道也。乾為天子，震為諸侯，而在乾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天上，有雷昔

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始震而卜

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嘉名聞於世。其名曰友為

公室輔及生，如卜人之言。存文在其手曰友

遂以名之。既而有大功於魯，立僖公。受費以為

上卿。至於文子武子，文子行父，武子宿。世增其業，不

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失國權。政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

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器，車服名。爵號。

春秋經傳集解昭七第二十六

文改十二年己丑六月五日梅霖始霽溼隆
蟲校了於清風到處

碧神

公室轉文全世十八之言以文其其

110X
259
15